

# “石峡书院”三疑点辨析

◆ 鲍艺敏

对于淳安人来说，“石峡书院”是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圣地，是播撒文化种子的基地。其文化学上的意义，远超建筑学上的意义，其更深远、更恒久、更广阔、更有象征意义。有人作过统计，说“石峡书院”自创办以来，曾走出七十多位进士，其中还有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

近年来，围绕“石峡书院”的话题从未停歇，存有不同说法，在所难免。本文就公开发表的文章中，归结了三大有争议、有分歧的疑点，一是“石峡书院”初创年代；二是方逢辰理学家的身份；三是方逢辰是否为残疾人。逐一辨析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## 一

余利归先生《“石峡书院”创建时间考》，文中提及元代文及翁所撰《故侍读尚书方公墓志铭》，内云：

（度宗咸淳）五年己巳（1269），郊礼成，（方逢辰）列爵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除权兵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侍读。上日御经筵，虚心问道。公每事启沃，所以格君心者多矣。上眷隆渥，问公读书聚徒之所，奎画昭回，赐名“石峡书院”。赞书曰：近进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，卿以儒硕创家塾，以程朱之学淑其徒，朕甚嘉之。七年辛未，典贡举故事，除吏部侍郎。丁母令人忧，去国，哀毁至。服闋，除左侍郎，辞不就。贾相国十六年，而公屏居十余年。德祐初元，除公荆湖四川宣抚司参议官，以父命辞，遂专侍汤剂，绝意仕途。寻除权户部尚书，改礼部尚书，皆不拜。是年夏丁父忧，公力疾负土营葬，惟恐不及。未几乡寇不靖，焚荡官舍民居。公居室虽毁而书塾岿然劫火之外。避地来归，命子梁等洒扫文庙，修葺书院廊宇斋序，日与生徒讲明修己治人之道，若将终身焉。

余先生据此认为：“从《墓志铭》来看，石峡书院，原本为方逢辰所创家塾，是其读书聚徒之所。至南宋度宗咸淳五年（1269），始赐‘石峡书院’额。七年，方逢辰丁母忧去国，即回家乡，修葺书院，日与生徒讲明修己治人之道。”

单凭这段《墓志铭》所述，就推断“石峡书院”为方逢辰始创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况且，别人为他写《墓志铭》难保没有溢美之辞。《墓志铭》上说：“上眷隆渥，问公读书聚徒之所，奎画昭回，赐名‘石峡书院’。”由于方逢辰曾为经筵官，负责给皇上讲解经书，度宗皇帝闲来只是象征性地问了问，方

逢辰读书讲学的地方，便赐名“石峡书院”，随意性较大，不足为凭。另外，三先生（方逢辰、黄蛻、何梦桂）年龄相差不大，他们肄业于石峡书院的记载由来已久，绝不是空穴来风，说明此前书院已存，或是名称有别罢了。

最关键的一点，方逢辰中状元后，曾给当时的淳安县令石孝闻写了《辞建状元楼》一文，内中已有答案。为叙述方便，不妨照录全文：

某照得本县见差，修造司打量基址，欲议建楼。问之，则曰为某设也。此固是乡邦胜观，贤令尹之盛心，于某何辞。然某为见田里嗷嗷，县庭烈烈。某自束发读父书，便以致君泽民自任。每观后稷视天下饥，由己饥之。伊尹见一夫失所，若己推而纳之沟中，作而叹曰：彼何人也！某仰蒙圣渥。尘忝甲科，则又将以致君泽民之责自任矣。爰自期集来归，闭户焚香，置书一卷，将前贤事业日夜讨论，将天下利害日夜静思，求所以报君父而慰苍生，岂有虑周四海而不及父母之邦乎！且淳之为邑，吏猾民贫，斧斤之余，元气有几？遭霜之叶，不可以风。毒民之尤，莫如里役。一人之身，责之警捕，责之风火，责之桥道，责之督赋，责之追会。文移如山，欲其顷刻为之儆。卒徒如云，欲其仓卒为之唤集。抛买不时，欲其质田贸屋而为之偿纳。县道倚之如命脉，而使之如奴隶，取之如外府，嫉之如仇。自去年创置白纳旬解钱米，谁生厉阶，其祸最深！充一月之役，扫其家资之半。充数月其役者，其家扫地矣。贤令尹下车之初，首闻明榜罢此弊例，一邑闻之为之鼓舞。曾几何时，罢而复行。迨来乡之父老过门者曰：“子闻‘保司白纳旬三百，典尽妻儿无擘画’之诗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子闻‘靛标八九十年同，百万豪家一夜空’之诗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子闻某家建楼之议乎？”曰：“尝闻之矣。”父老勃然告曰：“楼则闻而田里咨怨则不闻，苍生何赖于子？”某悚然下拜曰：“某之罪也，旦夕当请于贤令尹，以造楼之费少纾保司白纳之祸。”此举于某无益，于贤令尹有益。其从与否，某虽不敢必，若楼，则决不容于不罢。惟高明实利图之，须至申闻者。伏乞照会。谨状。

下面我们一一解读。

听说县衙工程部门欲选址建造“状元楼”，我一打听原来是为我建造的。这本来可以成为县域一处景观，也体现了县令的一片盛心，我没有理由推辞。但我见境内田地歉收，老百姓生活窘迫，县衙门庭却很显赫。我自小在父亲的书馆读书，父亲常常教导我，上要为国家君主效力，下要为百姓苍生谋福。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座右铭。每次读书读到谷神后稷，视天下苍生饥饿，犹如自己饿肚子一样。伊尹只要有一人不得尽其才、

得其位，就觉得是自己的过错。我仰蒙皇上的渥恩，忝列甲科之首，更是要把为国家效力、为百姓谋福，作为自己的责任。自从金榜题名聚集游宴归家，我闭门焚香，将前贤们的事业和天下的利害关系，日夜进行思考，以求报答国家与苍生的良策，哪里只有考虑天下而不考虑家乡的道理？

淳安县的情况是老百姓贫困而官吏奸猾，在官吏盘剥之下，百姓还有多少元气？遭受寒霜的叶子，不可再受疾风摧残。荼毒百姓，没有比乡里差役之事更厉害的了。他们要承担戒备、搜捕之责、承担烽火之责、承担桥梁、道路建设之责、承担赋税之责、承担追查寇盗之责。官府文书如山到，顷刻之间便欲人供其驱使；差役如云，仓猝之间就要为之召集；假如你筹措不及时，抵押田地、卖掉房子来偿还交纳。官府本应把百姓视如命脉，而驱使他们却像奴隶一般，把百姓当做仇敌看待。

去年开始又创置一种“白纳旬解钱米”。南宋时期，有很多繁琐苛细的税目，比如月桩钱，就是供应军事开支而设立的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。州县无所从出，便巧立名目，向百姓榨取。两浙路税额最重，有什么白纳醋钱、曲引钱、卖纸钱、保正牌限钱、折纳牛皮、牛筋、牛角钱，诉讼赢者还有欢喜钱，输者有罚钱等等。广大的自耕农、半耕农和佃农，则是赋税的直接承担者。

方逢辰这里所说“白纳旬解钱米”，应该是十天一解送，比之按月一解的“月桩钱”更为急迫，祸害更深。一户人家充一个月差役，家产的一半就充没了；几个月充下来，整个家都会充没了。县令你当初上任伊始，曾明确表示革除此弊，全县百姓闻之欢欣鼓舞。曾几何时，被你罢除的又恢复如初。近来有位家乡的长者对我说：“你听说过‘保司白纳旬三百，典尽妻儿无擘画’这首诗吗？”我说：“未曾听说过。”又问：“你听说过‘靛标八九十年同，百万豪家一夜空’这首诗吗？”我告诉他：“没有听说过。”再问：“那你听说过县太爷想为你建造状元楼这件事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听说过的。”这位长者怒气冲冲对我说：“建状元楼你听进去了，而老百姓的嗟叹怨恨你却听不见，让老百姓今后怎么指望你呢？”

我惊惧不已，给这位长者拜揖道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，早晚会将这件事禀告县令，省下建造状元楼的经费，或许略微可以解除那些杂税之祸吧。”停建状元楼对我没有好处，而对你的形象大有增益。你是否采纳，我不敢保证。但此楼决不允许再建。

这篇文章的信息量很大。文中开头提到“某自束发读父书，便以致君泽民自任”。古代男子束发成髻是在15岁至20岁之间，“读父书”不能

理解为读父亲写的书，而应该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，或者说是在父亲开设的书馆（屋）里读书。据此推断，“石峡书院”的前身便是方逢辰父亲方谿创办的书馆，它属于方氏的家塾。

## 三

至于方逢辰理学家身份，几乎所有文章众口一词都称方逢辰是理学家。对此我颇有异议。理由是从他目前遗存的著述看，他的理学并未形成体系，不足以开宗立派、以启山林，对后世学术产生深远影响。《蛟峰先生文集》，我基本通读过一遍，未见提出任何关于理学的命题。作为某方面的“家”，需要构建独特的理论系统，能自圆其说，能自成体系。就像建立堡垒一样，有坚固的防护墙，风雨无摧，人攻不破。文集中“讲义”与“策”“论”部分，多专注于对经传的阐释，对于时政的针砭，我认为他倒是能入木三分。

理学阐述也有，只是零星见于诸散论文中，如《赣州兴国先贤祠堂记》（作于咸淳十年甲戌（1274））曰：

周子将教人以穷理之所自来，不得不探天地之根、极万物之源以为言，故名曰太极。又以其形形而实无形也，故曰无极而太极。二程子将教人以体理之所在，则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为言，故曰道不离器，器不离道。

这是《易经·系辞》关于“道”“器”关系的论述：“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形而上者谓之道。”器为道之体，道为器之用；体用同源，如影随形，所以说“道不离器，器不离道”。二程与朱熹用“体理”来表述，实质一也。

明清之际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，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认为方逢辰：“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，而先生独为别派一也。”我们在方逢辰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出，讲究“理”与“气”结合，在官场中更是一身“浩然正气”，不与内竖、权相沆瀣一气，敢于直言时政，导致“七起七落”，但在理学上绝非“独为别派一也”。

其次，我也不认可黄宗羲所谓“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”的说法，窃以为，淳安学者其实大多数是宗朱氏的“理学”，朱熹几次三番到瀛山书院讲学，私淑弟子云集，“理学”成为一门显学，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。陆九渊并没有来过淳安，南宋时期，“心学”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，许多学者仍然将它归于“理学”的范畴。钱时作为淳安“心学”的代表人物，他只是陆氏的再传弟子，著书立说，开坛授徒，取得学界广泛的认可，也都需要一个过程。

话说回来，如果“淳安之学皆宗陆氏”，那么，直到明代王阳明弟子王畿莅临瀛山书院，也大可不必借《瀛山书院记》一文，隐晦地表达“心学”意欲主讲瀛山书院，充分利用其弟子周恪（时任遂安县令）和其兄周怡（太常少卿）的便利条件，力促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，占领文化思想高地，尽可能地争取热衷者、信奉者和追随者。

先祖的遗风流韵悠悠绵长，始终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。不成理学家，必为教育家。方逢辰一生办学、讲学，参与修订《义塾纲纪》（学规），在《青溪县修学记》讲述了兴学的重要性；在《常州路重修儒学记》一文中，认为三代以来，“学校废，教法衰，人之道不立，天下遂为纷纷争战之场”，教育崩坏是导致国家体系、人伦纲常崩坏的主因。

## 四

状元方逢辰是残疾人吗？方明华先生曾刊有《石峡书院》一文，里面说道：“既然能考中状元，必定是人中龙凤、马中良驹。有一位好友曾在网络上浏览过一则文章，说方逢辰‘右足跛，左目眇’（意即右脚瘸，左眼瞎），问我是否真实？我随即也上网查阅了他所说的文章，但是一时无法作答。一般而言，科举殿试时皇帝钦点状元是要看人长相的，残疾人成为状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但宋时，社会较为宽松，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。”

我想这也是网友关心的话题。状元到底长啥样？我本人不属于颜值控，不太关心这类问题，但阅读相关资料恰好看到有当时人的记载，不妨顺带就网友关心的话题，在这里说一嘴。

元人黄潜《蛟峰先生阡表》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故宋礼部尚书方公，历仕三朝，为时名臣。学者因其自号，称之为蛟峰先生。……公人物魁岸，声如洪钟，磊落如青天白日，浑沦醇厚，不见涯涘。观书至老不倦，视纷华盛丽事蔑如也。待诸父昆弟子侄各尽其礼，接物以诚而无不悦服，不为察察而自莫能欺。公卒于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正月三日，享年七十有一，以三十年（1293）三月二十九日葬于县西之安溪。”

作者黄潜（1277—1357），浙江义乌人，元代著名理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、书画家。他出生之时，方逢辰56岁。黄潜眼里的方逢辰、黄潜笔下的方逢辰，都是如此高端上档次，仪表堂堂：“人物魁岸，声如洪钟，磊落如青天白日。”

是不是一个贤良方正的俊男形象？